

地缘外交中的家族力量



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靖雯

苏禄王并不是明代唯一病逝于中国的外国君王,当时还有浣泥国王病逝于南京,麻刺朗国王病逝于福建。即便在当代,也有如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2012年10月15日在北京医院去世。

西哈努克亲王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去世后,天安门广场还为他降半旗致哀,这一举动,与苏禄王去世时受到明王朝的礼遇颇为相似。当年永乐皇帝除了亲书碑文,还特命宫中画师,绘制了一幅苏禄王肖像,悬挂于享殿中央,以供后人瞻仰。

苏禄王之所以能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因为他出现在了郑和下西洋时期。

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以后,来中国的使团空前频繁,如郑和第一次出使,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门答刺、满刺加、小葛兰等国便开始入贡。一旦外国与中国成为朝贡关系,在政治上这些国家也便成为中国当时的附庸国。

“每次郑和下西洋,出使时都是送一批国外使节,再带回一批新建交的国外使节,他的船就像外交使节前往中国的便车一样。”德州学院教授王守栋说,“当时永乐皇帝就是需要一个万国朝宗的景象,证明他的正宗地位,让大臣都看,而郑和七次下西洋做到了。”

至于为什么东洋、南洋诸国愿意朝贡明朝,乃至有了像苏禄王这样的外交朋友,王守栋有着另一番解读。

“那时郑和乘坐的大帆船有



苏禄王第十八代安金田与儿子安砚春展示多年前在菲律宾受到阿罗约接见时的合影。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摄

88丈长,赶上半个足球场大,要比哥伦布航海时的航船大一倍多,而整个舰队有五六十条这样的舰船,2万多人的海军部队。”王守栋坦言,郑和的船队实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特混舰队”,威慑力自然非同凡响。

“你想想,这样一支舰队陈兵海岸,并且派遣使节过来,表明如果朝贡明朝就受封受赏,否则便要宣国威,这样许多国家都会选择前者。”王守栋表示。

曾有锡兰国王不愿朝贡,于是郑和便武力宣扬国威,俘虏了锡兰国王,送往北京接受训诫,再送回锡兰。王守栋说,小国的外交策略之一便是依仗大国保护,美国现在处处扮演这样一个保护国的角色,而600年前,这个角色则由大明朝充当。

对于小国来朝,大明朝一直奉行“厚往薄来”政策。《明会要》载:“洪武七年(1374年),吕宋、琐里诸国来……帝谓中书省臣曰:‘西洋诸国素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岁月,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即明朝的赏赐之物定要远远多于诸国的进贡之物。

以苏禄王来华为例,三王受赐金相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匹,绢三

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绢、钱钞有差。

王守栋估算,苏禄所贡“土特产”的价值不过白银万两,明朝所赐之物的价值数十倍于苏禄进贡之物的价值,随三王船队带到中国的所有苏禄商品,也一律免税,一时间苏禄珍珠行销两京,为苏禄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王守栋说,这便是许多东南亚小国看重的“朝贡贸易”。

“那时中国的外交策略就是‘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金子’,所以出现了万国朝宗的景象。”王守栋说,南洋、东洋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藩属国朝贡关系,得到大明王朝的赏赐及保护,这在当时的东南亚国家中成为一种政治时尚。

虽然“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最终要靠国力和金钱维系,但中国仍在东南亚诸国王室中交到了“真朋友”,就像苏禄。有记载称,苏禄国在清中期为了抵抗西班牙人侵,老苏丹还向乾隆奉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图,只是执政后期奉行闭关锁国的乾隆皇帝,没有同意拥有一个海上岛国。



苏禄王墓 (资料片)

虽然历史环境与政治形态已时过境迁,但王守栋说,厚往薄来的外交策略仍有存在的空间。

去年6月,在中美峰会之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了讲话,“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发展方向”,特别是利用经济投资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意味着经济杠杆仍能助力与周边邻国的地缘外交。

除了经济手段,我们的那些王室老朋友仍然在东南亚国家中发挥作用,还可以联系他们。

“假如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角度讲,地缘政治中,王室凭借其特殊身份仍能发挥一定的权威与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说。

就在4月7日,中国的老朋友,泰国诗琳通公主受聘山东大学名誉教授,继续传播中泰间的友谊传统。去年12月4日,菲律宾籍苏禄王后裔梅里安姆·唐劳·基拉姆公主等一行9人还专程到德州寻根祭祖,并与德州相关部门互动。

目前实际管理苏禄王室的梅里安姆王妃来华时也曾表示,王室基金会下属的公司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希望在中国寻找合作开发的投资者。“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非常希望苏禄王室和中国有更密切的交往,但目前我们和中国方面还仅仅是民间交流。”王妃对媒体表示。

在万里之外,德州苏禄王后裔安砚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如果做一个和平友谊的使者,我们愿意做这个使者。”

家族解码

族长制与长教制 双重管理

从总体上看,安、温家族有一个共同始祖——苏禄东王的统一大家族,然而这个统一大家族内部却有两个姓氏——安氏与温氏,这在中国家族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安氏与温氏自成世系,形成了安、温大家族下的两个胞族。安氏与温氏互不通婚,虽姓氏不同,但也严格按照辈分定“称谓”,任何场合都不得乱了辈分。安、温家族实行族长制与长教制双重管理体制。族长一般由安、温二姓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是家族中的“行政首脑”,负责家族日常杂务:管理族产(明廷赐祭田238亩),制定族规、家法,处理家族内部纠纷,并代表家族与官府及外界交往等。长教一般由安、温二姓中具有高深伊斯兰教经学修养的人担任,是家族中的“精神领袖”,负责宗教事务,包括经堂教育、会礼、诵经祭奠、主持婚礼与葬礼等。

与当地回民通婚 加速回族化

苏禄王德州后裔第二代起,开始与当地回族通婚,这加速了其回族化进程。

两位王子妻子均为苏禄人,安都鲁的妻子名叫息刺安,温哈喇的妻子名叫喀刺一林,都是苏禄女子的名字,她们很可能就是留在德州守墓的10名侍从中侍候王妃的侍女。到了二王子之子安里池和温塔勿时,就已开始和德州当地的回民通婚,谱系中出现的已不再是苏禄女子的姓名,而是当地回民的姓氏,如安里池妻马氏、温塔勿妻李氏。

从安、温家族的第四代开始,与回族的通婚范围已从当地扩展到周边。由于与回民的广泛联姻,其生活习俗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到明朝后期,苏禄王后裔已经与当地回民融为一体。

为举行宗教活动之便,苏禄王后裔与当地回民在王墓西南侧共同修建清真寺一座。崇祯元年明朝礼部特发“札符”,任苏禄王后裔温守孝为清真寺长教。这样,苏禄王后裔与当地回民的联系更为密切,在语言、衣着与生活习俗上完全回族化,当地人也称他们为回回。

天南海北经商 敢闯敢干

安、温家族继承先祖苏禄东王“航涨海,泛鲸波,不惧万里之遥”,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从不死守家门,敢于闯荡。他们东进西出,北来南往,天南海北,踏出了条条艰辛的经商之路。

清嘉庆年间,苏禄王第十二代后裔安德清只身离开北营,外出闯荡,后在河北保定安身立业。保定安氏以未致富,以本守业,亦商亦儒,成为当地名门大户。大约同时期,苏禄王第十二代后裔安登魁由北营来到河北东光,在连锁定居下来,亦农亦商,耕读传家。清末民初,苏禄王第十四代后裔安秀清由北营迁居河北吴桥县,在桑园定居下来。桑园镇是清代兴起的著名的运河市镇,安氏在此经商,富甲一方。

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http://www.qlwb.com.cn/>)齐鲁世家专题页面

研究者说

德州安、温家族:伊学固本 儒学荣身



王守栋
德州学院历史系教授

德州安、温家族是有史记载的,传承至今的全国唯一的海外君主留华后裔。从明初至今近六个世纪,安、温家族已传承21代,3700余口。安、温家族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其渊源脉络、发展融合、社会交往、家学门风、家族结构、婚姻关系、婚丧礼仪、生活方式等等独一无二。

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刺病逝后,王妃葛木宁、次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等十人留居德州,为苏禄东王守墓。经过与德州回族数百年的通婚繁衍,逐步形成以苏禄国王后裔——安、温家族为主体的守陵村落——北营村。他们在与德州人民共同生产生活、建设德州

的同时,又延续和传承着其独特的宗教信仰和守陵文化,他们深受中国回族习俗文化的影响,又打着南洋穆斯林文化及鲁西北地域文化的双重烙印。

在衣食住行方面,安、温家族深受鲁北回俗的影响。在融入回族的过程中,其传统服饰、饮食、民居等各个方面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逐步从南洋穆斯林风俗向中国回族全面演化。婚丧嫁娶方面,深深地打着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双重烙印,既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如今,他们已是个具有南洋穆斯林血统的典型的鲁西北回族大家族,家庭成员自幼接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所以伊

斯兰文化对家族的影响根深蒂固。同时,安、温家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儒家文化。从清初开始,安、温家族崇儒之风日盛。安、温子弟纷纷进入府、州、县学,与当地文人、硕儒交游,参加科考,举人、秀才辈出,以儒学光耀门庭,从而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基本信仰,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传统儒家学为门风,具有多元文化元素和南洋穆斯林血统的特殊家族。安、温家族的家学门风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与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以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传承宗教文化,同时以儒学教育、科举入仕光耀贵冑门庭,从而形成具有多元文化元素的家学门风。